

# 冊二

玉樓春卷之一



龍邱白雲道人編緝  
頽水無緣居士點評

第二回

大奸雖睚眦中禍

痴秀才窮途哭過

詩曰  
人形似獸  
神奇術成名

皆有大聖德

今人表似人

獸心不可測

未必和

雖哭未必戚

但結口頭交

腹裡生荆棘

宗年間都城三百里外有个集賢村月浦橋住一位官

號下嘉取下和獻璧之義父拜銓部少宰母封二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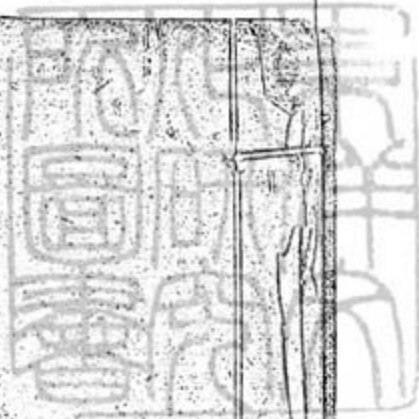
書名 玉樓春十二回 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清 白雲道人 輯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5  
編號 D86654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玉樓春十二回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玉樓春

第一回



四  
同  
人  
圖



双紅堂  
小說  
75(2)



第四回

卻解元改帽潛踪

俏尼姑私心覓偶

入桃源奇逢雙美

温翠被先破春光

却說邵十州當晚在焦山下被這陣惡風一吹飄忽身子如在  
半空飄蕩約有三個時辰脚下恰像踏在實地上光景開眼看時  
却望見一點火光在四五十步之外又隱隱有歌聲吹入耳來側耳  
聽時有人唱道

姐兒生得俏又嬌一陣風吹脂粉香  
三十二還守了空閨裡十  
三十四便要想去赴高唐赴高唐後花園裡  
遇着一個好梅香好  
個梅香弗說得知心話忙走開這句話  
兒怎到他

東坡文庫



科 2012-3



邵十州聽罷心中暗想此歌不是樵夫牧童定是農夫漁翁走上幾  
 步看時却是一隻小漁舟繫在蘆花堤畔夫婦三個對着一天明月  
 坐在船棚上擺幾碗魚菜斟一壺酒且歌且飲被後稍一隻小犬見  
 有人來連聲亂吠那老頭兒對婆子道阿媽小犬兒吠得緊像是岸  
 上有人行走麼漁婆遂立起身來對着岸上一望吃了一驚立脚不  
 住撞在那老頭兒身上來叫老兒呀觀音菩薩在岸上來老兒罵  
 道見鬼那有這事口裡雖是這等說身子便立起來一望也甚駭異  
 把兩隻眼睛擦了幾擦仔細窺覷正在狐疑之際漸行到船邊叫  
 聲公媽救命則个這漁翁夫婦方纔放下一半疑心還有一半  
 疑他是个花妖月怪放着胆問道小娘子你獨自一个為何黑夜在

此邵十州答道奴家姓文名新河南祥符人氏隨父來任吳中偶在  
 江中遭風壞舟一家人口不知存亡奴家暗虧觀世音空中救護未

曾着水被一陣狂風像在半空中吹得到此不知此是何地腹中飢  
 餒敢求些便粥飯相濟奴家還有個母舅在蘇州居住倘尋得着時  
 當圖重報那兩個老人家聽這一席話有枝有葉方把一肚疑心丟  
 下了走來扶他上船道小姐且請舟中暫坐恐怕受飢了請吃一盃  
 酒老媽又取一碗飯來老兒道文小姐這裡是常州府此去蘇州不  
 過兩日今晚權宿一宵我老兒今年七十四歲老媽是六十五歲了  
 不知是甚福氣邀到千金貴人到此文新便稱謝了他是夜老兒自  
 揀了一領秧蓆往船頭上和衣睡去邵十州和老媽在後稍睡了一



夜并不曾合眼暗想這兩個老人家是一對朴實頭可暫相處不如多許他些金銀就央他舡送到蘇州只說去尋我娘舅待到蘇州時再想个脫身之計算計已決將到天明就向老媽說道奴家孤身落難蒙公之婆之相留此恩非淺願將白金十兩送與你為薪水之費敢煩婆之對公之說相求連夜送我到蘇州若尋得着我家娘舅時十金之外另有厚謝那老媽見說有十兩銀子喜出望外滿口應允東方未白先起身到舡頭一五一十把文小姐的話說與老鬼老鬼聽了拍手得意忙爬起來前去解纜對婆之說老媽你去後梢回覆小姐我兩個送到蘇州去訪他娘舅便了你快拿櫓放些老本尋出來送他到岸弄得那話兒到手時有一兩年好醉哩那老婆嘆罵道

老貪嘴棺材本也不顧單了只顧你這醉鬼罷口裡自說脚兒自行走到梢上回覆了小姐裝起櫓就搖起來老鬼放了篙子也來梢上幫着老媽儘力趕行到第二日午刻已到許墅關十州在後梢上打點與那漁翁的謝儀在裡衣內取出帶來的一包碎銀約有四五十兩包底下隱隱有个封筒取起看時竊自駭異却是向時李虛齋授他父親的小封筒鬼心下想道這個封筒父親拆了一个剩了的三个如何却在我身邊頃我曉得了李虛老原說有急難處可開如今我該拆一封來看就隨手取一封拆開上寫道

可問嘉興福善庵去

十州看罷思了一回道如今且再調个谎只說有乳母在嘉興出家



或者福善庵是个尼姑堂也未可知又行了好一回漁翁叫道小姐如今將到虎邱了不知令舅爺在何處住好打點去尋問十州道難為你兩人辛苦送我到這裡我娘舅還是四五年前在這裡住如今年久不知在也不在我還有小乳母唐氏出家在嘉興曾曉得他住在一个福善庵裡我心上倒要尋他但不知嘉興離此有多少路煩你老人家送我到彼處更好今有十二四兩碎銀在此盡送與你意思下何如那老鬼滿面堆下笑來道怎麼好要你許多銀子嘉興也是兩日可到不勞小姐掛念我送你到彼處便了果然下兩日間傍晚時候已到嘉興那老鬼逢人就問福善庵在何處有人對他說在衙門外三里橋興竹林裡便是了个女菩薩修行的所在十州在後

梢聽了暗喜是女菴我好權暫埋跡了不一時船已到了三里橋下漁翁便問岸上人道大官人要到福善菴從那裡走那人用手一指道就在這茂林裡那老鬼歡喜將船依岸繫了纜索叫老媽送文小姐上去倒是十州恐有不便處就將一包十三四兩銀子遞與老媽說道一路勞你夫婦遠送今菴已在前面不消你同去了夫婦兩個繳一接了就扶文小姐上岸來十州獨自行到福善菴只見晚鐘初動木魚聲響是菴裡做晚功課了十州上前看時菴門已閉將手敲了三下就有人出來問道叩門的是那个十州款款的應道是我裡面聽得是女子聲音就進去取匙開鎖門聲响時却走出一个老道姑手中提着鑰匙鎖把一个小女童提着燈籠向十州臉上一照那老



的叫聲暖呀是一位南海大士緣何夤夜到此請入裡面去十州進了門他兩個依舊把門鎖了引十州到寶殿中間侍奉三尊古佛十州合掌禮拜了先是當家老尼過來相見其餘有七八位來見禮分賓主坐定獻茶老尼問道女菩薩高居誰第何事光臨十州答道奴家姓文名新洛陽人父親文成章三年前來蘇州生理一去不歸母親暴疾身亡家兄文炳先因念父親遂同一房家人挈了奴家逃一南來貨船一路訪問有人說老父抱恙武陵隨又遠去故跟尋至此不意昨晚貨船被盜家兄與家人夫婦俱遭害了賤妾跳入水中幸遇漁翁救起想是前生造孽所致欲向空門看經禮佛那漁翁說福善菴是貴府第一個修行所在故此相投幸老師見憫說罷滴下双

行淚來那老尼道這樣說來是遠方女菩薩了請暫過今宵明日商議十州問老尼大法字老尼道老身賤字道白指下首四位道此是愚徒悟凡悟觀悟靜悟虛又指末座三位道此是徒孫空境空緣空識正誨之間女道童來請晚齋就引十州到一間精舍坐下大家吃過晚齋老尼對十州道女菩薩老身大胆相告本菴因城內黃尚書府中明日有些法事在此啓建今晚愚師徒等不遠從容侍教但命小徒一個奉陪對悟凡道遠客在此須替我陪待不可失禮說罷就出去了只剩他二人對面而坐悟凡秉燭引十州到自己房裡收拾得十分精潔異香撲鼻十州暗想這師姑倒好受用只是孤鴻隻燕少个情郎相伴我十州今日若不是改粧在此倒是極好的一段姻



緣當下又轉一念道阿彌陀佛我已落難到此怎麼又想這墮地獄的念頭那悟凡自去煽火烹茶暗想洛陽去處怎麼偏生這樣標緻女子若是个男子今晚和他同睡好不有趣及茶烹熟悟凡伸出一双纖纖玉手奉一鍾與十州十州也回敬一鍾就問他貴庚悟凡道今年痴長十九了也即問十州貴庚十州道今年虛度十五秋了彼此談了更餘就請十州安寢十州請悟凡先睡直等悟凡脫衣先睡了吹滅了燈然後解了上衣鑽入被窩裡又講了一會閑話因問起明日黃府中甚人來此修法事悟凡道是黃尚書夫人十五年前在此白衣大士前求嗣生下一位小姐名叫玉娘那黃小姐不但色貌無双兼又詩文第一嘉興府中慕他才名求親的挨擠不開緣有兩

件難事一件要老夫人親見郎君美貌要與小姐做得一對的二件要在府裡發个詩文題目考一考不許半个外人傳茶恐防夾帶做完了送進去與黃小姐看不是咲歪了嘴定是搖落了頭即有一二名文理去得的怎當得黃小姐吞吐莊騷出入班馬把這些庸才俗筆放不在眼裡還有一件奇處他有一个伏侍的梅香名喚翠樓容貌才學也不遜于小姐每遇考較詩文之日翠樓在屏風背後畧張一張思下兩句話來道觀其貌堂上叩其腹光上那此斯文們聽見了自覺沒趣以後漸來得少了所以小姐年登十五尚未牽絲明目正是他誕辰每年這一日夫人同小姐到小菴拜一日觀音經懺因此家師今晚該預備他明日來的事十州道這等說來是我有緣



明日得瞻仰這仙子了。暗想他是個女史，我的才學科也配得他過。如今我先露一二首詩與他看，賣弄才學。他若見了自然愛我。那時再圖良策，便了躊躇之際。早已鐘動，當家老尼喚眾徒弟起來收拾佛堂伺候。施主到來，只這黃夫人來到菴裡，有分教：邵十州的好姻緣，從天而降，不題。只說嘉興府西門內鄉紳黃綬，字漢侯，庚戌進士，官拜太宰，致仕在家，止生一男一女。男名黃鉞，是個目不識丁的蠢貨，年二十二歲。女即玉娘，生得容如西子，才若班姬。詩詞歌賦靡不精通。黃尚書夫婦愛如異寶。他是十月望日生的，自幼捨名福善菴，白衣大士前，每歲生日送二十兩香金到菴裡。母子兩個必到菴中拜佛，做一日功德。是以十四晚菴中忙，收拾紙劄十五早一羣。

家人婦女護送黃夫人和小姐兩乘轎子進菴來。菴主慌忙出迎到正殿上參拜了三寶諸佛，各處拈過了香方纔入齋堂坐定，獻茶罷。起身閑步，諸尼自去禮佛拜懺。單是悟凡相陪黃夫人小姐同到他房裡來閑玩。十州躲在內裡一個側廂下。夫人一路閑步入來，十州在紙窗洞裡私覷那小姐，果然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十州看出了神，不覺失聲贊道：好個女子！却被這些跟隨的婦女聽見，便道：呀！那壁廂誰人大胆，在內窺瞰！早有三個來推開廂門一看，看三個人也吃了一驚，失聲贊道：好一位仙女！驚動了那黃夫人，問道：你們為甚大驚？小怪家人婦走近前稟道：這壁廂藏一個佳人在內。夫人便問悟凡：此內何家宅眷？悟凡不敢隱諱，把昨日的來踪述



了一遍夫人道這是个落難女子了可請他來見我那家人婦走到  
廂下喚道大姐我家夫人喚你文新遂緩步出來到悟凡房裡黃夫  
人與玉娘舉目一看見他儀容嫵娜舉止端莊神如秋水氣若幽蘭  
文新行到夫人面前家人婦喝他叩首倒是夫人忙道不消反要尊  
以遠客之禮彼此推遜了一回黃夫人只得佔了小姐不肯佔文新  
道夫人小姐是金閨玉質賤妾乃茅屋微軀怎麼敢佔客禮必要推  
小姐在上見禮過了黃夫人母子將他週身上下細細看了不但容  
貌佳絕而且言詞溫雅不像小家出身只是一對金蓮畧粗了些夫  
人問他年庚姓氏文新道賤妾姓文名新年方十五洛陽人氏夫人  
因這緣悟凡把他來踪說過了便不再問命他同坐文新取一个椅

子在下面朝上坐了悟凡獻上茶來吃了盃黃小姐偶然去悟凡  
書桌上閑看見一幅白紙壓在硯下將手去拿起來看上寫五字  
絕句二首

其一  
薄命輕如釋  
秋風任飄泊  
去來無定踪  
未卜何所托

其二  
客夕乘餘艫  
今宵儼招提  
萍踪失巢鳥  
誰假一枝栖

洛陽薄命女偶題于長水之福善菴

文新見黃小姐取那紙起來看時連忙走來拿時早被他覽過了不  
好弄得只得任他閱完那小姐連聲稱贊道詩字俱佳就呈與夫人



看夫人看了道詩句清新字跡端楷真真才貌双全的女子可教可敬黃小姐暗想道我且道女中才子惟吾與翠樓二人不想此女如此大才若與我翠樓二人合做一處外貌內才豈不是狀元榜眼探花可惜他是个女子若是个男子我與他結連理之枝遂于飛之願豈不是天生一對才子佳人心下便有相憐相愛之意黃夫人見女兒目不轉睛視他已曉得女兒愛他之意我何不與老爺說知收留這女子與女兒作伴及至黃昏功德做完老尼進來陪吃晚飯臨散的時候黃夫人扯道白到外邊私與他說要留文新到府裡相伴女兒之意待明日與老爺說了着人來接他道白滿口應承道都在小尼身上明日早造府回覆夫人便了黃夫人同小姐與文新相別便

有一種依了不忍捨之意不得已上轎一簇人飛擁的去了道白走到悟尼房裡來就將黃夫人的話對文新說了文新道只恐曉去不中他意若黃夫人肯相留賤妾願同翠樓姐一同伏侍小姐便了道白歡喜明日清早就到黃府來見夫人先謝了昨日所賜厚儀然後把文新之言回覆夫人夫人大喜小姐在傍喜之不勝隨即令人發轎到福善庵接文姐進府原來昨晚回時夫人即將此話通知太宰公又把那幅詩與太宰公看了也稱贊不佳故夫人一等道白回話便着人去請頃刻間家人來報說福善庵文新請到了夫人命道白接他入內叫了頭去書房裡請老爺進來相見黃公一見心中也想世間有這樣絕色女子與我女兒相去不遠道白領他上前見禮黃



公夫人受他兩禮小姐受了兩個小禮又喚翠樓過來相見黃公就分付待茶自往書房裡去了道白用了點遂告辭回菴中去了翠樓引文新到小姐臥房中原來玉娘的臥房是一座絕高的樓上樓後邊又是一大間三窗開窗的閣子兩傍還有兩間披樓一個六十餘歲的養娘芬檳一個鋪在左披樓裡掩上樓門竟是個雞犬不聞的仙境樓上書籍滿架古帖名畫不計其數文新舉目一看真好個名人書室四壁都是玉娘與翠樓的題咏糊滿到得晚上老媽送上夜飯來吃過玉娘看了一黃昏的書然後去睡翠樓移燭引文新到自巳床前來道新姐不嫌不淨當奉陪同榻了文新笑道姐說那裡話只恐做妹子身子不潔淨不敢有汗玉體只是同床各被睡罷

樓道妹不須諱客話我姊妹兩個從今就是親骨肉一般大家都  
不許客氣倘妹若有獨性的毛病我和你合被各單睡何如文新  
道甚好要讓翠樓在裡床睡翠樓只得先上床坐在裡面文新一頭  
脫外面的衣服一頭把自家一本詩集去鎮好桌上翠樓看見便問  
道妹是甚麼書文新道是名人的詩集我平日喜歡他文字所以  
常帶在身邊閒時觀看的翠樓道可借我一觀文新便取來遞與他  
翠樓接來揭開一看上寫雪梅二集下寫長安鄧十州著有一小牙  
章印在下面風流鮮元四個字翠樓驚道這不是小孟嘗的郎君  
號鄧有二的麼文新道正是姐緣何曉得那人翠樓道我家老爺  
去年有个門生在長安帶得一本雪梅初集下來送與老爺說是長



安一个才子听你年纔十三歲老爺着了十分贊他隨即送進與小姐小姐將來看時道字珠璣言錦綉恨他不得生在近縣有个窺見一面之期今年又見鄉試錄上中了第一我小姐雖不知他外貌何如只是見他詩文奇妙每形諸想念常私對我說道我若嫁得這樣才郎死亦瞑目所以我曉得他不知妹何處得這福兒還是他親手寫的還是抄錄來的文新道就是邵解元的真跡你看他筆法秀媚便可想其風流氣像了翠樓道這般說起來妹必曾見其幸采了文新笑道他就是我的姑表兄時常親見的若論他容貌是當今男子中無二的只是他要覓一位佳人方肯成親所以至今十五歲尚未聘至翠樓道我小姐終日諷誦他的詩文尚未知他生

得人物何如若是聽見妹了這一番話還要歡笑殺了呢兩人直講至三鼓方纔就寢翠樓見他不脫小衣問道妹子如何穿了褲子睡文新道奴是幼時犯了寒疾每年到三冬時分便不脫裡衣而睡翠樓信了大家睡去到曉起來翠樓拿那本稿兒走到玉娘床前來道直小姐有件寶貝在此玉娘道有甚東西如此歡喜翠樓把文新的話說了一遍然後把那本稿兒取出玉娘接來展開一看是雪梅二集真个字珠璣兼得書法盡妙即披衣起來叫文新來問文新之言與前一樣玉娘歡喜又問道那邵郎既未聘室他如今在家可有說親的來麼文新道家表兄近來家中有事他已遠遊到南邊來了玉娘忙問道你可曉得他往南來還向那一方去文新停了一會



便應道不知他往那裡去了玉娘也不再問及梳洗畢把這本雪梅集讀了又讀口裡涵咏他的文詞肚裡又想他是个風流才子一時問着覓在十州身上連早飯午飯俱無心去吃呆上的食在手裡看的不忍釋手到得晚上玉娘有心要與文新打得熱鬧好乘機問那十州的消息吃晚飯時玉娘自己坐在上面叫翠樓文新坐在兩傍玉娘提起壺來親手斟上一杯酒送在文新面前來文新起身來接玉娘道我敬你這杯酒非為別意難得你三四千里之外有緣相會名維育上下之分情寔同骨肉之愛從今後我三人生死同心大家如姊妹一般倘有負心不酒為誓不知你意下如何文新道賤妾蒙小姐提携得備員奴隸足矣焉敢結為雁行乎自今以後當腹心上報

翠樓翠姐倘有少欺鬼神是監也斟一杯酒敬玉娘又斟一杯奉翠樓翠樓也轉敬一杯然後大家坐定玉娘道今日不許拘要飲个盡興彼此談今論古飲得有興講道行有味不覺夜已三鼓此時玉娘已是醉到十分翠姐被文新連陪數杯不覺大醉睡在椅上玉娘叫文新扶他去睡文新道伏侍小姐先睡奴輩方好出去玉娘依他僕去解衣上床文新替他脫下三寸長的金蓮鳳頭鞋好不動情又替他放下帳鉤說聲小姐好睡便來扶翠樓到床上來文新叫道姐，脫衣睡怎奈翠樓如玉山傾顛倒在床上叫不起來文新替他脫下綉鞋鬆了鈕扣抱他到被窩裡一時春心發動起來自己脫了通身衣服攢入被中又替他脫去上下裡衣相偎相抱又去摸他兩



玉樓春  
一个小奶頭，臍滑如脂，漸一路摸到佳境，處光溜豐滿，見翠樓鼻息甚酣，全無和覺。此時文新慾火如焚，按納不住，料想弄出事來，我就對他寔說，決不忍把我這風流鮮元不相憐了。主意定了，輕輕的跨上身來，懷了一回，只是不醒。大着胆，款款的啓其兩股，摸其牝口，温暖滋潤，此是酒力所致。文新用此香津，置之牝口，又將塵柄輕輕取路而進，已沒龜校，覺微有艱澁之意，便停了進步，微抽送起來。牝口細細如蒸，原來翠樓年已十七，正在妙齡，兼被這酒力一逼，此中妙境，更不枯滯，所以雖甫破瓜，竟能容之無碍。被文新輕輕抽送，半更餘，遍身一陣爽快，繞收旗鼓，把翠樓緊了。樓抱睡了，正是惜玉憐香，無限意春光，逗洩在樓頭，不知翠樓醒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賞雪題詩索醉

偷香寫假夢尋真

暗相思兩人酬和

明說破各自痴迷

却說文新和翠樓睡到天明，文新恐怕露出馬脚，先自披衣起來。翠樓驚覺了，把醉眼張一張道：「妹，這樣冷天，為何起得恁早？」文新道：「恐小姐起來叫喚，我先去看他姐。你宿醉未解，天色還早，且再睡一刻，待愚妹去泡一壺茶來解渴。」說罷，就走到上房，煽起火來，泡好了茶，却說翠樓臥在床上，追思昨晚不知如何樣的睡了一時，喉間甚渴，纔爬起來，恰好文新捧一壺茶到來，叫聲姐，請茶。翠樓謝道：「如何敢勞動賢妹，接過茶來，吃了幾杯，大覺快意。」文新道：「慢，



的吃我去看了小姐來連忙又泡一壺茶，攜到玉娘床邊。此時玉娘正醒，文新揭開帳幔，叫聲小姐，覺了麼？玉娘見是文新，便問道：你手中拿的甚麼？文新道：是一壺熱茶。恐小姐口渴，特泡來伺候。玉娘喜道：我正在口渴，你倒這樣知心體貼我翠樓呢？文新道：翠姐，宿醒未解，方纔要勉強起來，是文新叫他再睡片刻，故奴先來伺候。小姐玉娘道：難為你了，遂吃了一盞茶，披衣起來。此時翠樓恐怕玉娘喚他也自披衣下床，走去小解，覺得小便處有些詫異，心下疑惑道：我昨夜不過多吃了幾杯，如何這個所在害起毛病來？遂走到玉娘房裡，叫聲小姐，昨晚的酒太過了，不知小姐如何？玉娘道：我也有八九分醉了，纔是文新酒量高的，他竟沒有醉意。大家伏侍玉娘，舖床

完了，然後同到下房來梳洗。翠樓因下邊有此疑惑，一回理髮完了，便問道：新妹，我昨晚醉後怎樣光景，如何去睡？你可細對我說一說。文新欲語不語，只是嘻嘻的笑。翠樓道：妹，唉，我必曉得我醉夢間是何樣子。文新笑道：昨夜姐，醉夢間却有一段極奇怪的事，我不好說得。翠樓急問道：妹，你不妨述與我聽。文新吞吞吐吐欲說，又止。翠樓遂扯他衣衫，要他說明。纔放文新附耳低低的，笑道：昨宵之事，其話甚長。待黃昏人靜，我方好對姐，說引得翠樓一肚疑心，沒做理會。恰好玉娘在那邊呼喚，遂双，走去答應。玉娘道：今日為何這樣寒冷，又不見日色？文新把窗門開了一看，只見瓊樓銀彩，玉宇無塵，瑞雪紛，瓦上已堆得五六寸厚。翠樓笑道：小姐，怪道天氣



寒冽原來外邊下着這天大雪玉娘也笑道若不推開窗子竟不曉  
得外邊下雪哩正話之間只見老媽掇上果盒來道夫人說天降大  
雪豐年佳瑞倘得一筵酒菜與小姐們賞雪老爺又傳詩題在此要  
小姐與翠姐文姐各賦一首玉娘接來看時題是咏雪各分韻七言  
律一首玉娘拈得西字翠樓拈得湯字文新拈得歸字各去磨墨信  
筆寫就玉娘詩曰

朔風凜冽過剡溪 佇看長空慘白提  
梨舞尚餘征雁淚 絮飄未是子規啼  
乘光別壺還儔侶 識味煎茶莫與齊  
山意衝寒梅欲發 策驢好適灞橋西

翠樓詩曰

乾坤一夜鬢髮霜 脉脉輕寒遠建章  
黯淡長安高卧客 光華剡曲泛舟郎  
顛狂疑賦春雲熱 飛舞訝吟素袖粧  
莫道無香輸粉宛 醉來堪荐紫英湯

文新詩曰

開閣紛紛散玉霏 玉堂豪客欲添衣  
山峰披作銀屏障 樓閣粧成白壁暉  
點點到梅花早落 紛紛入柳絮先飛  
最好剡溪今夜月 扁舟有客挂帆歸

當下大家先看了稿互相推贊就錄好送到老夫人處黃公夫婦大  
加稱賞這裡玉娘三个自歡呼咲飲偶然玉娘對文新道邵家令表  
兄此時不知在何處可恨我們不知他踪跡若得請教他一首可不



是天地間極快的事文新聽了這話不覺觸動心事猛然想起焦山舟上與父母一別不知兩親今日在何處一念慘傷竟墮落幾點淚來倒把玉娘翠樓嚇了一跳不知為甚的這般悽慘起來翠樓道良辰勝會正宜笑啜手鍾妹為甚事這般慘傷我今奉勸一杯與你消遣便斟一大杯酒敬來文新接來放在面前玉娘也斟下一大杯來文新起身接了玉娘道我要你吃乾這一杯文新只得一飲而盡翠樓道我敬你一杯也要你吃了文新也拿起來吃乾文新因想起了神悶了的不懶不採連吃許多杯數玉娘暗想這妮子緣何提起卻解元他便感傷落下淚來據他說不過是姑表兄妹何關心至此莫不是他兩個有此瓜葛我今日和翠樓弄醉了套他些醉話出來

看有甚緣故玉娘自在肚裡算計不覺紅輪西墜高角初敲玉娘翠樓兩個俱是你陪一杯我敬一盞那文新吃得漸了醉了覆在桌上睡去玉娘見文新頗有醉意即叫老媽將杯盤收去翠樓開好棧門就喚文新去睡文新起來把醉眼一睜幾乎跌了一交玉娘只得和翠樓挽扶他到下房去方到床前文新撲身倒在床上睡不再推不動翠樓就移灯照玉娘到上房去睡然後來床前看文新見他睡得十分濃快叫他幾聲只是不動自己脫了衣服裡床睡下正在思想昨夜光景被文新一番不明不白的話頭惹得滿肚疑心如今正要問他不意弄得這樣醉了心內正在自言自語忽然文新醒來叫道姐了我身上冷甚怎麼摸不見你翠樓嘆道你還未脫衣裳睡下



如何不冷快趁有火在這裡早了。寢好了罷文新只做醉時模樣爬起來撞到桌邊連火都撞滅了。黑洞洞的撞到床上問道姐。你睡在那裡翠樓道我在這裡文新道天氣陰冷我覺得酒還未醒今夜要同姐。一頭睡了好講話翠樓正要問他耳間的話連了應允說罷文新脫了衣裳鑽入被來說道姐。我把你昨晚的喜事述與你聽你還要做人盛東來請我翠樓笑道你說與我聽我自願請你文新道我對姐。說又好笑又好怪我昨日見姐。醉了伏侍姐。睡好又恐怕寒冷因同姐。一頭睡下合眼時夢見我卻表兄來對我說道我與翠樓有姻緣之約數應于今夜合盞說罷便鑽入被來竟接定娘。行起夫婦的那件事來令我躲避不及好生沒趣及行事

完又對我說明夜當再來合我。就。忽得一身冷汗驚然醒來却是我睡在姐。身上大家抱得緊。尚未放手這樣事情你道好笑不好笑奇也不奇翠樓聽了將手鬆。的文新臉上打一掌道寡油嘴我不聽你這胡說口裡雖是這般說心下却轉想卻即是个風流才子小姐日間私對我說叫我開中問他个兩夾下落又說我和你若嫁得這樣一个人也不枉了我二人一生才學今我與你即必是有緣不然文新夢寐中怎麼有這樣奇異况我小便處有些詫異因對文新道妹。你為何將這無端的話來大笑我使我胸中疑惑躊躇在此文新听了知翠樓被惑了不若再逗他幾句便好乘機對他說个明白不但盡其个宵歡愛抑且小姐的姻緣從此可圖算計



定了又對翠樓道姐。你疑我說謊我是个女中文夫難道肯把這無根之話來哄姐。我且和姐說情之兩種正在吾輩我那邵表兄是个極風情的情種他只為眼前沒有中他意的女子所以不肯聘室終日呆上的痴想才貌双全的佳人情願千里相從似姐這般的人品也是世間罕有的或者邵即痴心積想一片精魄竟尋到姐。身上來也未可知翠樓道若據妹。這樣說竟是有此話的麼。但不知令表兄南行時曾對妹。說停跡何處小姐甚有慕他之意。這可以訪知他一个下落否。文新道若姐。果真有心于邵即邵即去此不遠旦夕可以面晤得的。翠樓此時動了春心將手在文新身上。一搥道我究竟不信必是你說謊。文新見翠樓春心已動料事

可圖因說道姐。既有心于邵即難道邵即反無心于姐。我今對你說个明白了罷。便將父親向時做撲蝶會致盧杞懷恨以及逃難來此細。說了一遍。翠樓錯愕道我不信難道你是个假女子不成。文新道姐。不信待我把一件東西與你驗一驗。就去扯翠樓的手在腰間一捻。果是一條熱滾滾的玉塵。驚得翠樓縮手不迭。早被文新跨上身來。翠樓忙要推開。文新附耳說道。痴姐。昨宵已被我直抵桃源了。今夜正好春風兩度。難道請客已進了門。回他出去不成。此身翠樓身不由主。竟被他拍開兩腿。直抵巢穴。兩下裡魚水和諧。狂到半夜雲雨方止。翠樓道我十六年之操守。一旦破之。郎君不知終身之事如何。是个良策。文新道。小生蒙小姐與姐。不棄。今宵歡



樂便是終身姻契，據李道人之言，說我有三個姻緣。今日姐是第  
二位，開手第一，想就在玉娘身上。姐的媒是我自做的小姐的媒，  
還要借重姐。翠樓笑道：你真貧得無厭，今方得隴，又要望蜀了。兩  
不勦子，一回情興復發，重赴陽臺，倒鳳顛鸞，春情大暢，不覺漏下五  
鼓，側身相抱，一覺濃睡。至天曉，玉娘不見翠樓，兩個到來，喚了幾聲，  
竟不答應，只得穿了衣服，走到下房，并不見聲。拍及到床前，揭開帳  
子，一看，都是睡得好，笑就像吐日魚，並蒂蓮，双的臉，微香腮，手勾  
粉，頂緊，上撲抱，睡着。玉娘看了，嘆道：這兩個蕩妮子，却有些孩子氣。  
這樣睡法，成甚模樣，就輕的在翠樓身上推了幾推，方纔驚醒。開  
眼一看，見是玉娘，忙把文新的手推開，道：小姐在這裡，喚我們哩。文

新吃了一驚，側轉身來，披衣坐起，見玉娘立在床前，大家臉紅了臉。  
玉娘見他有此沒趣的意思，反推下，嘆道：昨晚也吃不多酒，如何這  
般好睡，說罷先走了去。暗想這兩個妮子如此做你，不知何意。心內  
沒情沒緒，走到書案前，揭開邵十洲的那詩集來看。因見他雪詩內  
有一聯道：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之句，因說道：論別者  
詩似个風流俊品，若論這兩句，又像有些狂氣的人。嘆邵郎呀，我黃  
玉娘見你的詩文手跡，色色可人。若我今生能窺見你一面，死也瞑  
目。但不知你在何處潛踪，可曉得奴在此想你之意，否。遂題詩一首，  
少寓相思之意。詩曰：

金爐香冷漏初長

一枕相思夢滿床



正好雪消華月夜

不知何處覓襄王

題罷思量道詩雖一時高興題了却是與翠樓文新二人看見不得說罷他兩個已走到面前來玉娘忙把詩摺好縮入袖中兩人伏侍小姐擲沐完了玉娘道我要到老夫人房裡去你兩個停一會可下樓來接我說罷自去翠樓對文新道我方纔下床時胆都嚇碎了萬一被小姐識破如何是好文新笑道駭子他只曉得我也是個沒腳蟹不要說是同你一頭睡就是我兩個正在高興之時小姐走來看見也只認道與你取笑你要決不疑心我們真正做這樣事情為人須要胆大纔好受用哩翠樓笑道誰像你這副臉嘴假冒陰陽我若出首起來送到官司比那藍面鬼算計你的罪名還要問大此兒哩

兩個說笑到下房裡慢梳粧完了翠樓道我先下樓去你鎖了門隨後就來說罷自下樓去了文新鎖好門下樓梯來見梯板上一方小白紙摺得好好的拾起來一看却是七言絕句一首心內想道此詩字跡是小姐的我方纔走到他面前他忙把白紙縮入袖中必是此詩了暖小姐呵你心中的事我已覷破只是郎郎踪跡你那裡知道我今和他一首看他意思如何若是他見了你色起來我已執他的短處在此也不怕他變臉假如見了詩不變卦這姻緣便有一八九分了遂回身上樓開了房門尋一幅素箋磨起墨來信手揮就一首寫完了摺好放在玉娘床前仍舊鎖好了門走下樓來到黃夫人房裡却不見玉娘夫人道小姐在大相公娘房裡等你可快去



原來黃鉞的妻張氏三日前夫妻反目張氏連日要回娘家去故夫  
人叫女兒去留他因此玉娘等不及文新先同翠樓去了張氏告訴  
玉娘他哥子許多不是玉娘苦勸一番方纔留住忽聽外廂亂嚷起  
來玉娘便同嫂嫂走出房來看是誰人喧鬧此時文新也到了都原  
來是那黃駝子平時看得翠樓上眼只為在妹子身邊不好親近他  
今見翠樓在廂廊下洗手喜出望外輕走到背後一搭翠樓回頭  
一看見是黃鉞心內大怒將身推開竟不顧上下之分就把這一盆  
水連盆望黃鉞身上丟去滿身打個透濕黃鉞羞變成怒翠樓又哭  
起來是以亂嚷驚動黃夫人也走來探望見兒子這般光景又見翠  
樓在傍嘮叨心下解說不出叫兩個丫頭來問明白了方曉得  
是這個緣故黃夫人便把兒子罵了幾聲喝他出去玉娘也喝住了  
翠樓別却嫂嫂隨夫人出來黃夫人對女兒道你同翠樓上去今後  
不要帶他下樓玉娘道曉得遂走上樓來關房門進去對文新道你  
同他去重梳洗一梳洗這般光景不像個樣文新應諾與翠樓獨自  
已房裡去玉娘獨自坐在椅上忽想這首詩在袖裡摸到袖中却沒  
有了忙起身來尋一路不見行到床前見一方素紙在板上撿起看  
時亦是一首詩却寫得蹊蹊題說道

燈煤今夜喜偏長

報向風流試晚粧

莫為相思尋夢去

陽臺咫尺是襄王

後寫西秦卻十州步韻玉娘看完了驚呆半刻心下狐疑道我的詩



在何處去了這首詩是何處來的細玩字跡與雪梅集手筆毫厘不差難道卻是個鬼怪他在空中見了我的詩也步韻做下一首不成想了一回忽然想着道是了這一定是文新平昔曾習過卻生這筆跡連日見我初慕卻生之意今日他拾着這詩故意摹倣卻生筆跡做這首詩來戲我這也罷了只是我的隱情被他窺破又落个形跡在他手裡羞人答人的叫我如何見他又轉念道他也是個女人有何羞耻難見我今正欲細問个衷曲得有翠樓在傍難于明說不若今晚推个寒冷暫命文新相伴一宵便可私下問个情由了主意定了及到黃昏時候樓下老媽送夜飯并酒上來三人猜拳行令飲了一兩壺吃了夜飯令老媽將碗箸收下去取湯淨了手脚玉娘

道翠樓你替我泡一壺濃茶我要先去睡了文新伏侍玉娘脫了衣服就到茶壚邊來幫翠樓泡好了茶同拿到床前翠樓斟上一盞茶遞與玉娘玉娘伸手接着呷完了對文新道我身上甚有寒音你權在我身邊睡了一夜恐怕我夜間要增些衣被文新連應允翠樓對玉娘道一聲穩便又與文新打个手勢遂移灯到下房去了文新吹熄了燈和衣坐在玉娘脚邊却不去睡下玉娘問道你如何不睡文新道我生是怕獨頭腫的玉娘道既是這般你便睡在我一頭隔被單外睡罷文新聽了就爬到玉娘一頭來解了衣服鑽入被來睡在被單外玉娘問道你今日曾拾得甚麼也不曾文新道我不曾有拾得倒有一個人拾得一件東西只是不敢對小姐說玉娘嘆道有



甚東西何處拾得便說不妨文新道小姐的心事已在二十八個字上和盤托出不但文新細知其詳連那人也曉得小姐的心事玉娘把手去文新身上一推道你怎麼講這此鬼話文新笑道我問小姐今日也拾得此甚麼你也誦與我聽玉娘笑道你試猜一猜文新道我倒不消猜我說兩句隱語與小姐聽着着不着玉娘道你且說來文新道小姐之意那人已知那人之事小姐未曉是這兩句話着不着玉娘道那人是誰文新道就是雪梅集上人了玉娘笑道小冤家我已被你洞識肺腑我的詩你拾去了也罷只是你代邵郎的詩却是混帳得緊文新道還是小姐混帳却不是文新混帳玉娘道你還說不混帳這詩末句豈不亂說麼文新笑道小姐你認得這詩是那

个和依的玉娘道我豈不曉得是你代邵郎來戲我但是末一句陽臺咫尺是襄王今日豈真有个邵郎在這裡麼文新道小姐果真心中要見邵郎否玉娘道痴妮子我慕他的才貌連日形諸夢寐要見他的情自然是真了文新道小姐既是真心假如邵郎在這裡小姐如何打發他玉娘道說是這等說縱使邵郎在這裡也須要待冰人在爹媽面前通秦晉之盟擇日成婚那時方遂終身之願若陽臺同夢尚在遠哩文新道邵郎這婚姻親自許下自今可赴陽臺何須異日玉娘道這首詩是你做的難道你就可當襄王麼文新笑道我雖當不得襄王倒當得邵郎遂推開被單揆定玉娘道小姐請驗我一驗還是襄王還是邵郎玉娘真去遍身一摸到腰下時暗吃一驚



却是个男子忙推開道，這是怎麼說，你若不講明白，我就要聲張起來。文新便把自己情由細說一遍。玉娘聽了道：「怪道你的字跡與詩集上是一樣的。我前日同翠樓說你好一个身材，如何金蓮頗粗，原來是个假粧來。惑人當得何罪？」文新嘆道：「任憑小姐開个罪罷。遂這近來要求雲雨，玉娘道：「如今不叫喊起來，也算得十分情了。反要信等妄想，縱然奴有意于君，也必待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豈可草草苟合？把詩禮之風壞了。」文新道：「小姐之言差矣。天下之事常則守經，變則從權。佳人才子邂逅相遇，一夕締盟，便是百年永好。我兩人彼此情深，如困魚得水，安能久待？」玉娘不語。此時情動于中，不能按捺。任他調謔，怎奈半推半就，間極力相逼，嫩蕊嬌花，忽被狂蝶恣採，婉轉

嬌聲淋漓香汗，一時間巫峽雲收，陽臺雨散。文新捧玉娘杏臉，愛惜道：「蒙鄉不棄，獲入桃源，此情此德，無刻敢忘也。」玉娘問道：「翠樓可曉得你是邵生麼？」文新嘆道：「不但曉得，且先邀抱衲之寵了。兩人說了更餘春興復發，又要求懽。玉娘推辭不過，又听他輕薄了一場，漏短話長，不覺絳情，鳴晨梵鐘催曉，而人披衣起來，相視而笑。及翠樓走來，也只是笑。大家不言而喻，方纔去開樓門，只見雪小姐差一个了，鬟送一枝臘梅花與小姐，翠樓遂領了鬟來見玉外，玉外見是霍表妹，身边的小桃因問道：「你家小姐身体不肯，如今好未？」小桃道：「还不曾好。現有个字送來與小姐看。」玉娘接來拆開一看，只見上寫道：「雪壓千峰祥微萬井，正幽人敲思拈白時，無知二豎侵我身軀不







就把送來的臘梅插在瓶內文新偷空與翠樓到下房去把昨夜之事說與翠樓听了大家笑了一場看日暮西山又值黃昏時候飲酒中間文新情戲玉娘道賢鄉多用瓦杯少停枕席之上可以壯胆受敵玉娘低應道昨宵畏冷悞引盜入門今已知得自當攢斤誰許你再歷桃源文新道小姐你莫色厲而內在口裡是這等說心裡却不知如何念我哩翠樓道小姐你兩個請甚麼知心話如此密玉娘笑道是請你前夜的是非我不肯聽他你道他是个好人不是翠樓暗想自己之事料瞞不得也笑道文新果然不是个好人他方纔把小姐昨夜的是非說與我聽我不去睬他文新咲對他道上一道好油嘴誰對你講你不過是恨寂寞今晚却來調嘴弄舌後

此說了笑了吃完了夜飯翠樓偶去小解玉娘乘間對文新道你我之事已被翠樓曉得今夜不好留你同床了文新道賢鄉羞矣今日之事雖分主僕我寔唱隨何必嫌避玉娘道話是這等說若今夜仍伴了我則彼何以消遣文新將手勾了玉娘香肩說道小生有个善處的法玉娘道你有何法文新道今我三人已是同枝連理和合百年大家俱在你房裡共枕同衾罷了玉娘道羞不答了的怎好如此腫文新咲道一遭生兩遭熟羞他甚麼正說之間恰好翠樓走到面前玉娘把把文新燈開文新只是不放翠樓咲嘻嘻斟了兩盞茶用雙手拿來與兩人吃玉娘接了一杯文新將右手也勾住翠樓香頸把口來啣這盞茶翠樓道你且放手我要去睡讓你兩個受用文新



嘆道今晚你也有受用了便附在翠樓耳邊說道你我之情小姐已洞然了只今夕為始我三冷吳越一家同共枕席翠樓假推不肯要走闌去被文新先把他芳鞋除了藏在床頂復將燈吹滅先來替玉娘脫了衣服又替翠樓寬了鈕扣鬆去上下衣服同入窩裏當夜先及玉娘次及翠樓循環戲耍雲雨既畢文新居中玉娘居內翠樓居外交股而睡從此三日則評詩論史夜則燕侶鶯儔如魚得水自不必說到了臘月初三日晚間同睡翠樓道明日即君要到霍家去小姐還是叫他當日回轉還是聽他住一宿而歸玉娘道若論他去我們冷靜一刻也是多的只是霍表妹慕他已久此去自然要留他當日是不能就回的了文新道我若不去恐霍小姐怪了賢鄉若

要去又捨不得你兩人好難為情玉娘道這也說不得在霍表妹情上是決要去的但你到那邊須要老成不可多用酒露出破綻來不是當要的文新道我自然理會不消分付說罷大家狂蕩起來因是明日要相別彼此的情意比別夜更勝幾分足、一夜不曾合眼天明起身梳洗畢玉娘備得禮物停當又寫一封書交與文新帶去玉娘翠樓同送他下樓來走到後堂文新辭了玉娘又看、翠樓六隻眼睛覷着依、的出後堂去了玉娘與翠樓行一步懶一步轉回樓上不題且說文新上了轎、夫脚快不時已到霍府門役傳話進去立刻中堂門已開了把轎抬到后堂下了轎霍夫人已差掌房阿奶出來迎接文新緩步進內見了霍公夫婦要行下禮去霍夫人連忙



用手挽住霍公稱贊道我聞黃甥女得了个異人前日見過佳你令人  
人婆寐思想今日親見其人果然名下無虛士誠金屋阿嬌也霍夫  
人道小女誕辰何得過費小姐兼勞文姐寵賁文新道家小姐多  
拜上老夫人并小姐恭逢小姐華誕聊具不腆專命賤妾走候幸恕  
不恭霍夫人稱謝了又對文新道小女弱肩負荷日來支枕不能遠  
迎靜依小閣敢煩上去相見便命小桃前引轉過幾重迴廊至一小  
閣繞上梯時兩個丫鬟扶霍小姐立在閣門迎接文新舉目一看只  
見那小姐生得絕色眉黛似遠山行雲如秋水臉似梨花唇似杏蕊  
文新見了不覺魂飛天外遂上前相見霍小姐道賤妾抱恙未便施  
禮便命小桃看坐文新道小姐閣閣名姝賤妾青衣下隸貴賤攸分

怎麼敢坐霍小姐道新姐是中州淑媛光臨寒門又是遠客若說有  
上下之分便是客話了文新謙遜再三方纔坐下說道家小姐多拜  
上小姐說前聞玉體欠和茲又幸逢誕日謹備菲物二色聊申一觴  
之敬外有數行奉候小姐遂取出玉娘的書遞與霍小姐春暉接來  
拆開一看上寫道

恭逢誕辰愧乏高祝肅具色錦四端新襪六束雖非廷溪霧縠之  
美敢代一觴之敬祈莞入之特諭文婢暫侍左右餘情具詳其卷  
吻叩之自悉不宣  
愚表姊黃玉斂拜

春暉看畢微笑道怎麼勞姐這般費心文新吃了兩盞茶就起身  
來觀玩那閣子上面懸一匾額上寫春暉閣三字是大宗時魏徵寫



篆的字跡蒼秀閣前臘梅數株開放滿樹清香襲人左右兩傍都是紅白梅花四十餘株閣後魚池假山佳木奇花不計其數原來這春暉閣是霍公未第時讀書之處只有生下一個霍小姐并無男子霍公夫婦愛之如寶即以此閣字之故稱春暉與玉娘同庚少玉娘一月故稱玉娘為姊做有青樓集詩文三百餘篇淡雅雋逸文如其人平素與玉娘意氣相投彼此傳題吟咏極多近聞得玉娘得了文新心中十分想慕要識一面今早說他到來喜出望外病都好些分一見文新你愛我慕好像舊相識一般文新見壁上掛着一張古琴便問春暉道小姐這琴外貌頗佳不知音响何如春暉道琴音清亮妙不可言想文姐必然雅操軼倫敢求賜教一曲何如文新道賤妾

桂曉一二愧未知音還求小姐賜教為妙春暉道雖習得幾曲恐不入大方之耳先請教過自然也要呈醜遂取下琴來放在文新面前文新推辭不過只得叮叮噹噹和起絃來及七絃和就過調一曲其詞曰

落蕊落葉亂紛紛  
終日思君不見君  
賜斷  
今賜欲與相涼  
上  
泪添痕  
青山內外有白雲  
白雲飛去青山在  
我有一片心無人共  
我說願風吹散雲  
訴與天邊月相思  
彈未終泪滴冰絃  
新人道湘  
江深不抵相思伴

文新彈罷春暉愕然道怪哉斯何謂欤文新驚問其故春暉道這所鼓湘妃怨也聆子之音員方得宜繁而不亂慢而不急如水中



之月難以捉摸，技至此神妙極矣。但和中帶哀感，憤抑鬱鬱，若有萬慮之至，我是以聞聲而錯愕也。文新改容道：小姐能審音至此乎？春暉道：妾亦試操一曲，求政隨即換轉坐來，叮嚀婉轉，度調七絃，彈入正曲。其詞曰：

萬彙咸亨兮，春風徐飄。金谷如綺兮，萬卉天喬。花欣一分，鳥舌輕調。洵陽春之佳麗兮，宜人事之道遙。或命輕車，或掉仙舟。茶鐙茗碗，荒脯香醪。一飲一石，擲大呼么。盡今宵之逸興，盡遺計夫來朝。春暉彈罷，文新道：此乃賀若曲也。其取音員而不方，緩而不急，如空谷流鶯，其喉婉轉，巧弄如箏，聲音之妙至此神化矣。然彈宴會音而調暗流于角，清中帶哀，和中藏傷，其亦有憂患將及者，何欵春暉道：

我自數日來神魂不寧，舉止若失，不意其苦之及常也。文新道：我亦妄談未足，遽信彼此談論，投機自晚。飯後直至三鼓方寤，言倦當夜易設一榻在春暉床前，榻去二尺許，臥了又談，竟通宵不寐。看天曙披衣而起，忽見他的養娘一步哭，一啼，一跑上闔來道：小姐不好了。老翁不知為着甚事，朝廷差官下來，將前後門圍得鐵桶相似，一個也飛不出去了。春暉文新盡吃一驚，一齊走下闔來，和老夫人哭做一堆，頃刻差官奉聖旨到，霍公跪接，差官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公爾忘家誠百工之義，捐身為國乃輔弼之忱。咨爾兵部尚書霍達，不思世沐皇恩，乃敢與妖黨勾結，即王等為朋，無君寔甚。今着錦衣衛官行拿，凡屬達身骨肉，不論男女，盡



解來京母忽言今昔日說大體同他公大體同他公大體同他公  
宣詔已畢霍公方曉得是因邵玉株連的校尉與知府內查明親  
屬霍公與親只有秦暉一女使女文新小桃兩個共男婦五人因霍  
公夫人說文新不是他家屬那校尉反疑是他親女不肯釋放將名  
單竟寫為親女二人點明家屬霍公換了青衣小帽夫人輩一盡改  
粧哭出前堂霍公安慰道我自揣無罪到京自有分曉你們不消啼  
哭只是文新是黃家外甥女的人如何連累他再三央求府尊原寬  
替霍公轉求校尉又送千兩程儀那校尉因是前兩番拿人不苦受  
過大累今番斷不容情只是迫他上船黃公夫婦知這個消息趕至  
娘翠樓四乘轎子趕到船上正校尉官在府堂吃酒未回副的在船



邊巡察不容閑人近船黃公急差人到家拿一百兩銀子送他絕許  
他到船邊相見黃公與霍公講話夫人與霍夫人相叙玉娘翠樓一  
見文新淚出痛腸三人哭做一堆連秦暉也和紅內悲痛忽听船上  
傳說差官將要下船你們眾人快些開去文新道小姐放心回去我  
此去不過半年自事無事回來又對翠樓道翠姐保重還要你勸了  
小姐寬心不消太悲後會有期秦暉向玉娘道姐請回不須過哀  
但文姐此去自然設計送他回來玉娘又悲痛起來意欲再言差官  
已到大家乘了轎子匆別去玉娘回到家中黃公夫婦見女兒為  
文新不樂恐怕他苦壞身子和夫人勸慰了一番分付翠樓好生伏  
侍小姐又叫一个小丫頭巧兒撥他上樓去用玉娘悶悶的和翠樓



上樓到卧房中吞聲暗泣自此日復一日玉娘忽然起个惡心嘔酸毛病起來翠樓也是這樣光景不覺過了三個月經水不來腹中漸覺有物翠樓私對玉娘道奴與小姐一樣病恁像是个懷孕的意思玉娘吃了一嚇道若依你這等說如何是好翠樓道事已至此亦無可奈何只商量一个長策罷了玉娘左思右想不得計策又過了三個月已是六個月胎光景翠樓道小姐我两个如个不便見人了不若對老夫人說小姐要編成一部古今女史有好一程工夫將樓房改了閨房我两个坐了閨用心緝這部書老媽叫他在外拿粥飯單放巧兒在閨板下傳遞東西其餘一概杜絕往來待分娩後再作區處玉娘道有理就去對夫人說了叫起木匠將樓門鎖斷兩人在內

吟詩嘯咏倏忽之間到了八月十五夜玉娘一陣腹痛竟生下一个孩子來却不啼哭翠樓曾見過這椿事頗曉得粗工收拾到了十九夜翠樓也一陣腹痛連忙起身坐地也生一个孩子亦不啼哭玉娘幫他收拾改些小衣大家穿好過了幾日玉娘見两个孩兒俱不啼哭因問翠樓道莫非两个都是啞子翠樓道這也未必或者天憐憫郎郎這點骨血不放他啼哭萬一哭起來弄出破綻不但絕了兩孩子性命連我兩人也未必得生這是皇天保佑我們處也未可知玉娘點了頭半信半疑過了兩月两个孩子竟像週歲過的俱生得眉清目秀只會笑不會哭玉娘翠樓抱他當作異寶放在一个烘籃裡不時抱出戲弄不在話下却說玉娘的哥子雖是个憨郎却也曉得



貪色平時思想翠樓美貌無處下手這一晚走到樓上在閨門邊將手輕巧的推起那下半截的板也是合當有事翠樓這一次偶然忘記門得被他推起就如狗爬一般鑽身入來一望無人輕巧走入房裡直到床前聽翠樓在隔壁房裡與玉娘說話憨哥就去揭開帳子坐在床沿上取起那枕頭來雙手抱着叫聲道我的翠垂垂好個風流枕也我若得與翠垂垂共眠此枕豈不是天大的福氣正要放下枕頭忽听得床裡邊隱隱有鼻息之聲嚇得那猷子渾身冷汗大着胆定睛一看見一個烘籃兒有兩個小孩子睡在裡面猷子方纔放下驚恐自忖道這妖嬈東西我平日戲他却不肯今他私養漢子偷生一對淫種在這裡如今我將這賍物拿去然後公然要睡他那

時把柄在我不怕他不肯了遂雙手撥去這籃兒走出房來且喜無人知覺撥到閨門邊推起下面木板先放了籃子出去然後鑽身入來下了樓梯不敢回自己房裡去恐怕妻子不容此孩子直走到後門一個家人陸德門前敲他的門時陸德不在家他的老婆朱氏聽見敲門問是那個外邊應聲是主人翁要一件東西寄你朱氏把門開了只見黃猷雙手撥個烘籃兒與他說道千金的寶貝在此你好替我藏著不許對別人說若說了要打三百皮鞭說罷飛跑去朱氏听了這話不解何故將門關好拿那籃子到灯前一查却是兩個雪白的孩子朱氏想這猷子何處拿來叫我替他收管解說不出只得把籃兒放在床內睡了不題却說黃猷寄好娃子以為得計就復



來樓上繞過老夫人房後不料一個使女在橫頭走出見黑暗中有  
人走過便叫喊有賊那獸子胆小嚇得慌不披門檻一交跌倒在地  
驚動了老夫人并三四个婦女點灯來照見不是賊却是小主人跌  
倒在地双手抱頭又不敢叫痛夫人見了大罵道你這畜生這樣時  
候不去房裡睡覺却在這裡怎麼我若與老爺說知打你个半死那  
獸子敢怒而不敢言勉強爬起來熬了痛歸到自己房裡去了却說  
翠樓與玉娘閑談忽想要把乳與娃兒吃走到下房揭開帳子吃了  
一驚却不見了籃兒移灯到床背後及床底下并沒个影兒忙走來  
對玉娘道小姐那两个孩子那裡去了玉娘即同翠樓到下房來掀  
天剝地沒有个影玉娘嚇得呆了解說不出又問巧兒曾有甚人到

樓上來麼巧兒老姥俱說不曾有人上來玉娘急得沒个主意只是  
流淚翠樓寬慰道小姐放心萬一有些說話我自去承認小姐只推  
不知便了玉娘又思起文新愈加悲傷不題且說黃鐵當晚回房睡  
在床上思想翠樓當頭在我手裡不怕他不肯替我笑然而去彼不  
知就理必喊叫起來又要受我老娘的氣不若明日寫一封書與他  
說明然後我去便好抱住取樂弄計定了及天微明便爬起来到  
書房裡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寫了一句改了半句寫了兩句又改一  
句磨了半錠墨然後寫成道

儂一向愛卿之至哉甚欲一了芳情者而不竹鄉之肯也故儂之  
想私病已法哉百遺乎今幸天上落下一个妙物在吾手里乃冥



鄉之所以大咲話也而今不怕你不肯不然儂就要出彗起來你  
便了不得了不得今夜黃昏要到樓上于你一樂必領可全一字  
來約我要謹要謹

寫完了念一念拍手咲道好今情書今夜不怕他不約我去快活一  
遭將來摺好又想要誰人拿去方好忽想到巧兒使他拿去便是人  
不知鬼不覺遂欣然的將書藏在袖裡走到房中見渾家張氏還睡  
在床上便去推開厨門偷了兩三把炒米并三四个薄餅袖好下步  
出房來行到老夫人房前恰好巧兒掇餘桶出來黃鉞扯他到半邊  
去袖裡摸出兩樣點心與他又把那幅字交他寄與翠姐說大相公  
親手拿來叫他不要與小姐看見就要討个回音巧兒欣然應諾收

在胸前去倒了餘桶走到樓上將關門敲了兩下翠樓在內問是那  
個巧兒听是翠樓聲音便叫道翠姐我是巧兒有一件物要與你翠  
樓認是老夫人拿甚麼物來忙開了關門只見巧兒拿一方紙遞來  
說是大相公送來的就要討回音叫你不要對小姐說忽見小姐來  
到巧兒縮住了口急走下樓去翠樓關好了門和玉娘轉到房裡將  
巧兒話說了就開那一摺紙來看果是黃鉞的手跡玉娘同看完了  
見他文理可咲白字連篇字跡怪狀又好咲又好氣翠樓道若據此  
字中開說天上落來二个妙物顯然是两个孩兒在他處了不知是  
神鬼吸去的或是獸子竊去的玉娘道必是他思想你闖上樓來我  
和你在這裡講話無人照管被他摸到床上私自掇了籃兒去了翠



樓想了一想，跌足道：「是了，是我昨晚叫巧兒拿浴桶出來，因要與小姐講話，心忙忘記，門了，下邊開板，直到尋了這話，兒走到關邊，曉得失門，開板還推在上邊，未曾落下，這一定是玳子偷去了。」玉娘道：「如今必設一個良策，回答他不順，不逆，做个緩兵之計。」翠樓沉吟了兩刻，對玉娘道：「如今等我回話，不若假意騙他來說話，套他這兩個物事，放在何處？那時我再作計較，待他如何？」玉娘道：「這個主意甚妙。」翠樓遂走到關前，叫巧兒來說：「你可悄悄回覆大相公，說我已曉得了，待今夜黃昏後，可先到關門口來等我。」瞞着小姐出來見面，與他說話，巧兒所罷，應聲曉得，就去尋黃鉞，把翠樓的話一一說了。玳子大喜，到了黃昏後，便約會巧兒走到樓上來，咳嗽一聲，將手在

板上輕輕敲了一下。玉娘兩個已自曉得，翠樓走來問道：「是那個黃鉞？」聽是翠樓聲音，即應道：「翠娘是小姐。」翠樓便開了上半截的關門，露出粉臉。黃鉞見了，魂不附體，便唱了一個大嗔道：「翠娘施禮。」翠樓搖手道：「禁聲，恐怕小姐聽見，不當穩。」便我問你日間寫的字是怎麼說？黃鉞笑道：「是要與你這樣，將兩手做个手勢，與他看。」翠樓紅了臉，低低應道：「你若要和我相好，須把實話對我說。」我便依你。」黃鉞道：「我的娘，你要我嘔出心肝與你看，也是肯的。」翠樓道：「你字中說天上落來，二個妙物，是甚物件？如今現在何處？」黃鉞笑道：「這妙物就是，你兩位，今即昨夜被我悄悄拿出去，寄在陸德房裡，我思你的當頭，在我手裡，不愁你不肯，故大胆寫字對你說，此是真話，若一字欺你，」



便生碗大疔瘡在口裡翠樓見他口供是真便哄他道好哥你既不欺我難道我好欺你只是今夜小姐要我伴他不得和你做事待明夜罷黃鉞喉急起來正欲說話忽听裡面高叫翠樓那裡翠樓忙應道來了便揺手叫黃鉞下樓去開了關門竟進去了急得那猷子眼裡爆出火來只是無可奈何悶悶的自歸房裡去了不再說翠樓走到房裡玉娘道方纔之言我已向所得為今之計怎生發付他翠樓道我有個毒計在此管教這猷子吃虧玉娘笑道你有甚麼好計翠樓道我思這孩子不在這裡正好賴他今夜我和小姐把他寫來的字出首在老夫人處若明晚來時小姐喊聲有賊待我先約定夫人房裡幾個索了頭捉住他奉承他一頓老拳小姐笑道有理隨開

關門走下樓到夫人房裡玉娘兩眼流淚將冊子要強姦翠樓的緣由一一說下又把這幅字與母親看老夫人覽過大怒道這畜生你爹不知造了甚麼孽生下這個不肖兒子翠樓又哭道大相公現弄得兩個孩子寄在陸德房裡若翠樓不肯便要把這孩兒推在我名下我想此事傳揚出去不但翠樓受屈連小姐的名聲也不好了夫人道痴妮子小姐與你的名節那可不曉得我自然有個曲直又對玉娘道這猷子做這等勾當辜喜你爹不在家裡他若知了可不氣死你且上樓去安寢等明夜這猷子再來你便叫喊起來我喚這些婦女拿住了打他半死出你胸中之氣玉娘謝了夫人和翠樓同樓上去到了次月初更時候黃鉞來到關門把門推動玉娘對翠



樓道想是他來那他去看他若無狀待我叫喊起來翠樓遂走到關門邊問了末歷知是黃鉞便應道你且少坐待小姐睡了我去喚你黃鉞又等了一回不見動靜不見動靜去推板時還喜不與門便推身入去忽被椅子一絆跌倒在地上在樓板上在樓下老嫖說報知走人夫人領了養娘使女各拿棒槌趕上樓去見關氏下有人鑽出來各舉棒槌打去黃鉞熬不起跌了下去半个身在關內半个身在門外門內翠樓王娘拿棍亂打門外又被衆了頭們亂打黃鉞大喊道是我不是賊衆婦女听了不知是小主人纔不敢打老夫人罵一場倒是玉娘勸解方纔放他回去衆人各自回房那獸子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不知明日又做出甚麼事再听下回分解





